

20.09

陆川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陆川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七月

陆川文史资料

第三辑

政协陆川委员会文史编委编印

一九八七年七月

14/105/26

目 录

1. 人民县长的丰碑
——巫德椿一周年祭 何炳芬 (1)
2. 巫德椿同志和陆川水电建设 罗匡民 (11)
3. 周年祭 (诗一首)
悼巫德椿同志逝世周年 陈科新 (17)
4. 吕焕炎事略 吕 梁 (17)
5. 吕学农其人与谢鲁山庄 陈科新 (32)
6. 西南最活跃的一环
——记抗日战争时期的陆川战时工作团 何炳芬 (36)
7. 陆川历史人物诗选 (连载之三) 吕 梁 (50)
8. 狮江石拱桥与狮江茶亭 刘开基 (54)
9. 陆川龙岩榄胜 罗旭华 (57)
10. 陆川县治城池考 县志办何武增陈志鹤 (59)
11. 解放前历任陆川知县 (县长) 名录
黎放生何德唐 (根据县志办资料辑录) (61)
12. 民国时期在县内外任县长的陆川人名录
范志贤辑 (86)
13. 浅谈清朝官员品级和官员的出身
何德唐 黎放生 (88)
14. 陆川邮电发展大事记 王玉麟辑 (93)
15. 回忆陆川解放与张淦兵团的结局 刘开基 (95)
16. 补白 (56) (57) 罗匡民

人民县长的丰碑

——巫德椿一周年祭

何炳芬

陆川是巫德椿同志出生成长的地方，也是他安息长眠之处。

今年五月九日，是巫德椿同志逝世一周年纪念日。我怀着对革命老前辈无限的敬仰与崇拜的心情，特地来到离陆川县城之东二华里的中间岭，瞻仰巫德椿老县长的墓碑。并在墓前青草地上肃穆起立默哀了三分钟。后来，从中间岭巫老县长的墓碑走下来，我的心一直不能平静，一个平民衣着、挥戈南疆、德高望重的人民县长的光辉形象，却跃动在我的脑子里。

沉痛的讣告和哀悼

一九八六年五月九日上午十时五十分（夏时制），在陆川人民医院长期住院治疗的巫德椿同志，病情突然恶化。正在常委会议室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全体同志，惊悉这情况后，立即中断会议，汇同县委、人大、政府、政协、纪委五大班子领导成员赶赴人民医院探望。十一时十五分，巫德椿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噩耗传开，县直机关的干部、职工和城镇居民，都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

接着，中共陆川县委、人大常委会、县人民政府向全县发出《公告》，并成立巫德椿同志治丧委员会。同时，向中共玉林地委、行署和在外地工作的巫德椿同志生前友好较集中的北京、武汉、广州、南宁、桂林、梧州、玉林、茂名、湛江各地发出一份份的《讣告》。

巫德椿同志，是我县久经考验的革命战士，原陆川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陆川县人民政府县长、享受厅（局）级待遇的离休老干部。凡曾和他共同战斗或工作过的同志，都对他怀着深深的敬仰和爱戴。一九八二年，从他住进陆川人民医院以来，各级党政领导和友好陈岸、林克武、罗培元、黎济武、黎允武、徐为楷、林挺柱、谢应昌等来到陆川都前往医院探望他，并亲自听取医院治疗情况的汇报。特别是在巫德椿的几次病危期间，县委、人大、政府和医院的领导必集中研究治疗方案，采取紧急的有效措施进行抢救。平时住院期间，县人民医院的领导和医护人员也对他无微不至的护理与照顾。巫德椿同志因患肝硬化、肺原性心脏病，经多方抢救，医治无效，于一九八六年五月九日上午十一时十五分在陆川县城逝世，终年七十五岁。这是我县党组织和全县人民的一大损失。

五月九日至十二日，连续几天几夜，从广西区内外地，不断向陆川县城送来一封封唁电，一个个花圈，一幅幅挽联。九日下午，中共玉林地委、行署首先来电表示哀悼，地委领导林挺柱，巫德椿生前战友、离休老同志谢应昌、刘付勇专程从玉林回来。十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玉林市委、市政府及巫德椿生前的友好林克武、罗培元、钟国松、黄梦醒、徐为楷、林琴英、陈冰、潘淑衡、严敬义、谭

茜林、廖文、林新、范克武、陈健、温杰芳、温智明同志也分别从南宁、广州、梧州、钦州各地先后发来吊唁电，沉痛哀悼巫德椿同志病逝。到十二日下午三时，专程从外地回来向巫德椿同志遗体告别和参加巫德椿同志追悼大会的，就有北京的温流电；南宁的刘一斌、何奎；广州的陈湛才、谢桂英；玉林地区的黎允武、林挺柱、李明加、谢应昌、张为周、刘付勇等廿多人。“巫德椿同志永垂不朽”“人民的好县长，您安息吧！”最令人悲痛与难忘的是十二日下午三时，在陆川县城新会场举行的“巫德椿同志追悼大会。”会场主席台的正中悬挂着巫德椿的遗像，遗像的周围，摆放着自治区老干局、中共玉林地委、玉林行署、地委组织部、地区老干局、陆川县委、人大、县府、政协及各部、委、办、局，以及巫德椿生前友好陈岸、林克武等敬送的花圈四十多个。会场两旁还悬挂着巫德椿同志生前亲自指挥的大陆队全体战友，以及县水电系统，县委党史办全体同志，和巫德椿同志的亲属送的挽联。追悼会的整个会场，肃立着戴黑纱来自区内外各地有关的领导和巫德椿生前的友好，以及县直机关干部共一千三百多人。追悼会上，一簇簇的花圈，一幅幅的挽联，一颗颗悲痛的心，都在悼念德高望重的人民县长巫德椿同志，缅怀他生前的革命业绩。

英名赫赫载青史

“鏖战桂东南，挥戈粤桂边，陆附创大业，青史载英名”这是县委党史办全体同志敬赠给巫德椿老同志的一首挽诗。

巫德椿同志，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出生于陆川县古城乡清坪村的一个贫农家庭，父亲巫寿盛全靠替地主打长工和租耕

祖尝田来维持一家四口人的生活。由于家境清贫，巫德椿八岁才能上广东廉江石角小学读书，不满十五岁就被迫到吕光奎步兵连当兵，中途退役，于一九二九年四月又继续进入本县清耳学校和广东廉江第二区第一高小学校读书，一九三二年二月高小还没毕业就回家种田。一九三四年三月参加劳农会，开始接受党的教育，同年十一月至三七年十二月，在清耳的东塘村（本村）学校当校长兼村长，从中协助和掩护地下党开展工作。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大举侵略我国，华北、华中、华南，大片国土相继沦陷，中华民族已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身为中华民族男儿的巫德椿，肩负民族的仇恨，离开故土，先后参加广东第十二军军官补训团军事训练班受训和广东独九旅工兵连与广东第十二军团补充团充当战士、班长等职务。一九四一年十月，因工作需要，离开部队返回清耳村老家，以学校教师和国民党副村长的公开职务，继续协助地下党工作。

一九四四年四月至十二月，日本侵略军发动了以打通从中国东北直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为目的的梦幻，同年秋冬，日军即从湘南、广东南路、西江入侵广西，桂林、柳州、梧州、北海、南宁、龙州相继失守，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广西省政府一迁再迁，桂东南地区的贵县、玉林（含兴业）、陆川、博白、北流、容县，也处在日寇铁蹄蹂躏之下，广大人民受苦遭殃。这年九月中旬，正在陆川盘龙的巫德椿同志，目睹了进入陆川边境盘龙、清湖的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奸淫妇女，抢劫财物，拉马捉夫，放火烧村，杀鸡杀

猪，无恶不作的滔天罪行。日寇的所作所为，进一步激起了巫德椿对敌的满腔义愤。

一九四四年冬，中共陆川县委根据广西省工委作出桂东南武装起义的“八月决定”，及时研究成立“陆川抗日民主同盟会”和组建桂东南游击区陆川人民抗日自卫军，在县委书记温翊俊同志的领导下，陆川很快组建成人民抗日自卫军的盘龙、清湖、龙河三个支队，共七个大队连同学队一千余人，有长短枪三百多枝。巫德椿同志亲自担任抗日自卫军盘龙支队第一大队长，与大队指导员谢应昌同志的共同努力，组成三个中队，发动六十多人参加，收缴地方反动武装枪枝四十多枝，所活动的根据地就在广西陆川和广东化县、廉江交界的清耳、山底一带。

一九四五年农历正月十四日（2月26日），清湖支队开始围攻国民党清湖乡公所，正式打响了桂东南抗日武装起义的第一枪。当晚，巫德椿率领的盘龙支队第一大队，接到司令部的命令，连夜出动向清湖进发支援，但到达目的地时，清湖支队因久攻不克已撤离了清湖圩。盘龙支队只好单独向清湖守敌进攻。这时谢应昌和巫德椿指挥的第一大队的军事任务就是主攻清湖圩符竹岭。当指导员和大队长亲自冲锋在前，带一个主力班接近符竹岭时，回头一看，敌人的机枪已向我队伍扫射，很多战士跟不上来。这时，谢应昌手执一支左轮，巫德椿手持一支驳壳，火力比较微弱，眼看难于取胜。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巫德椿同志急中生智，大声呼喊：“一中队从左边包过去，二中队从右边围过来，冲呀！”敌人听后即着了慌，急忙拖着枪撤回城内。巫德椿指挥的一大队胜利地夺取了敌人的机枪阵地。敌人回城后，龟缩不

一出，我起义部队又没有攻坚武器，连续打了二、三个小时也攻不下来。这时听到了敌人的援兵从良田赶来的消息，于是盘龙支队只好撤退，开回山底刘付大宗祠休整。此时，巫德椿“作战勇敢”的佳话已在我起义部队传开了。

十六日下午，政委温翊俊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按原军事计划向博白进军，但十七日晚上途经博白车田乡蚊丁村时，被车田乡佛子坡村国民党反动村长黄家俊向新村乡公所告密，后遭到国民党陆川县自卫大队副司令兼大队长邓恭冕与良田乡反动乡长黄廷祯，率领部队包围袭击了停落在蚊丁的我起义军，我军虽英勇奋战，但由于日夜行军疲劳，武器残缺，寡不敌众，终于造成陆川革命斗争史上最为惨痛的“蚊丁廿四壮士流血事件。”

我起义队伍摆脱敌围后，在同师山底途中，为了给死难同志报仇，打击敌人威风，鼓舞我军士气，又在廿三、廿四日先后二次分兵三路攻打国民党盘龙乡公所。巫德椿同志两次率领第一大队由靠近石角猪姆窝，从东攻打乡公所，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向敌阵地包围过来，第一中队中队长刘付德不幸中弹牺牲，但在大队长巫德椿的坚决指挥下，人们不畏强敌，最后把盘龙驻敌县自卫大队一百多人牢牢围困在盘龙大酒店内。后由于我军没有攻坚武器，考虑为了保存革命实力，等待时机，只好又把队伍撤退。巫德椿同志在两次攻打盘龙乡公所中，英勇善战，逞现出有勇有谋的指挥天才。

一九四五年三月，桂东南起义失败后，陆川遭受反革命势力的残酷屠杀，国民党反动势力施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大肆扫荡三水、塘寨、清耳、龙河等桂东南革命根据地。巫德椿和谢应昌、陈金昌、李瑞能等二十多

位同志，遵照党“善于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自筹川资，不怕敌人封锁，转入广东南路游击区坚持活动。同年七至八月，巫德椿担负遂溪老一团三营营部参谋。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一面打着国共两党“和谈”的幌子，欺骗人民；一面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加紧部署内战，以接收为名，抢占敌占区，进攻解放区。国民党第二方面军副司令兼粤桂南区总指挥邓龙光，率四十六、六十四两个军先后开进化吴、廉和雷州地区，接受日军投降，并以“绥靖”为名围攻我根据地和游击区。九月上旬，为对付当前的严重局势，中共南路特委决定：一、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以第一团为主，再从各团抽调部分力量，由团长黄景文、政委唐才猷率领，挺进十万大山，以保存主力和开展十万大山的武装斗争。各县部队则迅速返回原地，分散活动，坚持斗争。二、精简部队非战斗人员，以连队、武工队、小分队形式分散发动群众，揭露国民党内战阴谋，在军事上避免与国民党军队正面作战。据此，集结遂溪泥地的粤桂南地区所属团营，坚决执行南路特委的决定。十月间，第一团（老一团）从遂溪突围到达合（浦）博（白）边的马子嶂后，第三团第一营（涂明荃营）又编入该团战斗序列，参加西进十万大山，开展山区游击战争。这时，巫德椿同志坚决执行特委决定，随军西征十万大山，经越南进入云南，最后这支西征部队成为滇桂黔边纵的主力之一。巫德椿同志一九四五年十月至一九四七年九月在西征期间，先后担负老一团西征连副连长、老一团二营副营长及越南华侨自卫队一大队大队副等职务，并于一九四六年

七月在越南由涂明望、叶阳眉两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四七年冬，为加强对陆川地区的领导，林克武同志接受粤桂边地委的指示，从南路回到山底，组成“中共陆川县工委”（后在1948年2月改为县委），林克武任书记，委员徐为楷、谢应昌、严敬义、蔡道彰、袁达雄。巫德椿同志又通过林克武同志的关系，从越南回到陆川参加地下革命工作。从一九四八年春至一九四九冬陆川解放期间的地下武装斗争中，巫德椿同志先后担负了大陆队队长、独立四营营长，粤桂边纵一支二团团长等军事指挥员的重任，并在一九四九年八月至十一月，攻打陆川县警察局龙河派出所、围歼山底大祠地主武装和石峡伏击战、接收平定降敌的几次重大战斗中，巫德椿同志都亲临指挥，取得了卓越的战绩。为配合南下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陆川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治山治水绘新图

陆川是巫德椿同志的故乡，因有六条较大河川发源于境内而得名，全县总面积二百四十万亩，其中山岭一百五十五万三千亩，占总面积55%；耕地四十二万亩，占18%；河流十二万六千亩，占11%；其他铁路、公路、水库、农场、村庄等三十万亩，占16%左右。全年气候四季如春，水力资源丰富，是大有可为的地方。但是，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下，“绿水青山枉自多”，山多山荒凉，水多水枉流，全县只有靠山坑自然水灌溉的农田三万亩，粮食亩产最好年景也不过三百多斤。为此，广大劳动人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那时流传着这样的一首客家山歌：“陆川人民苦难多，条条

川上泪满河，旱涝灾年无米煮，背井离乡去补锅。”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十日，陆川解放后，巫德椿同志先后担任了陆川县大队大队长，陆川人民武装部副部长，陆川县人民法院院长，陆川县人民委员会副县长、县长，中共陆川县委委员常委，陆川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主任等职。长长的三十多年工作期间，他为陆川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治水治山，拦大河、建电站、开发六大川、风雨几千里、业绩不朽！”

为民为国、反封建、打残暴、转战桂东南、牧民三十载、遗爱在人！”

这是当时追悼会上全县水电系统职工敬赠给巫德椿同志的挽联，也是他们铭记人民县长巫德椿领导全县人民治水治山的不朽功勋。

一九五八年，为了治水办电，改变陆川贫穷面貌的状况，巫德椿同志首先带动县委领导成员和技术人员、人民代表一起，先后三次勘察全县的山山水水，走遍了主要山脉，六条河川，找到了八百二十处可发电二万二千一百瓩的水力资源，并规划在山岭较多的地方，修筑山塘水库，储蓄山泉水，取得高水头，发电灌溉；在河溪两旁的丘陵山区，拦河筑坝，利用上下游的水流落差，建设水轮泵发电站；利用两地高差，拦河引水，打洞开渠，取得水头，发电灌溉；利用水库放水，建设坝后电站。充分利用这大小水利资源，就会使全县一百五十四个人队（现改为村）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队兴办起小水电站。

陆川县制订出治水办电的宏伟规划之后，一九五八年九

月，巫德椿同志首先带动全县四千五百多民工，奔上东山，安营扎寨，动工兴建了我县第一座安装机组三台、装机容量一千零四十四瓩的东山电站。后在东山骨干电站的带动下，特别是巫德椿同志的关怀和带领下，全县十个公社一百五十四个大队，普遍开展治水办电的群众运动。到一九七九年底，全县先后劈岭一千四百多座，凿通隧洞九千一百多米，架设渡槽一万四千多米，建成蓄引水利工程四千五百多处，蓄水库容一亿六千多万立方米，建成小水电站一百一十九处，总装机一万二千七百九十四瓩，架设输电线路一千二百多公里，使全县百分之百公社（后改乡镇）和百分之九十四的大队（后改为村）用上了电。由于巫德椿同志热爱桑梓，对家乡人民有深厚的感情，建国三十多年来，率领陆川人民登东山，战文龙，征飞峨，斩九洲，处处留下巫德椿同志的足迹，处处烙印着人民县长不可磨灭的功勋。

此外，巫德椿同志，还带领陆川人民艰苦创业，白手起家，为陆川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还热心于城镇建设、林业发展，为街道的规划、荒山的绿化、多种经营费尽了心血。“文化大革命”中，他经受了十年浩劫的严峻考验，身心备受摧残，但始终与党和人民站在一起。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巫德椿同志虽年事已高，但仍然不遗余力地工作和学习，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出了新的贡献。致使他战斗过的陆川一千五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目前正出现一幅烂灿壮丽的图景为陆川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鞠躬尽瘁 忠诚革命

大公无私 一身正气

这是巫德椿同志生前亲自领导的大陆队全体战友写给巫德椿同志的挽联，也是巫德椿同志一生的写照。

人民的儿子巫德椿同志，安息吧！您光荣的革命业绩，永远载入陆川革命斗争的光辉史册，永远铭刻在陆川人民的心里！

巫德椿同志和陆川的水电建设

罗匡民

巫德椿同志早年从事武装斗争，建国后转入地方工作，在这期间，他长期领导着我们县水利水电建设工作，为陆川县水利水电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年五月九日是巫德椿同志逝世一周年纪念，我们缅怀往事，对这个陆川革命先辈，陆川水利工作的先行者致以深切的怀念。

巫德椿同志转业地方工作后，即于一九五七年冬，以付县长担任清湖水库指挥长起，参与了陆川县的水电建设工作的。以后即连续担任县水利指挥部指挥长职务，肩负了全县水利水电建设的重责；为解决陆川县的水电建设付出了无限心血，他数十年如一日，头戴斗笠，脚踏水陆鞋，冒严寒顶酷暑带风沐雨，戴月披星，奔走于全县各地，踏遍了陆川山水水，他先后三次带领部份县委领导和水电局技术干部，从东山到文龙径，从仙山嶂到三水塘寨，从南田到西山凤凰田、三台水。进行徒步实地考察。九洲江上下，米马两河岸，更经常留下他的足迹。真是：“文龙径上看红日，米马河畔放落霞，今夜应知投止处，竹篱茅舍野人家”，经实地

考察后，对全县情况已了然于胸，何处适于建坝，何处可建电站均心中有数，得以提出比较合适的正确的建设方案；

“三斩九洲江”和“潜文龙穿西山引水”的设想便是他经实地考察后提出来的。在水利运动期间他还经常深入工程和技术人员一道研究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由于他这种艰苦深入，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使得我县的水电建设工作，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一、巫德椿同志是我县自力更生发展水电事业的力行者。

东山水电站自一九五八年动工，至一九五九年初，在建成四个水库之后，便因劳力紧张而停工下马。而电站有关机器设备，更是兴建电站的主要关口，虽经派员到全国各地联系，迨自无法解决。巫德椿同志看到了陆川对电力的迫切需要，如果电力不解决，则陆川的生产便无法迅速发展，必须自力更生自己解决机器设备尽快把东山电站建造起来，这样陆川的生产发展才有希望。因此便向当时的县农械厂，提出要自己制造东山电站机器设备水轮机发电机的任务，七八月间又组织了数十名工人到工地开挖压力管路，还派人运集五八年大炼钢铁时，散落各地的大风箱准备做压力水管用。后来县委终于研究确定尽快兴建东山水电站，组成会战指挥部，组织动员县城人力物力，支援电站建设，这样经过四十八昼夜的奋战，一座高78米，装机一百瓩的高水头电站，在国庆节十周年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终于通水发电了，这是一座从水轮机到发电机，压力管“地地道道的陆川造水电站”。东山电站建成后，打开了自力更生发展水电事业的大门。以后东山电站即承担了全县水电站机器设备制造和电站安装的

任务，大大加快了陆川县水电建设的进程，这是和巫德椿同志大力促成和提倡分不开的。

二、巫德椿同志是开发九洲江的带头人，首先提出要开发九洲江，要九洲江为人民服务的设想。

九洲江是我县第一条大河，发源于沙坡文龙径，经沙坡温泉等六个乡镇纵贯南北，经盘龙进入广东廉江，但过去这条大河却很少利用，沿江只有为数不多的车陂，用筒车提水灌溉岸边农田，以及少数几座用水力带动的磨坊——水研，而沿岸亟需用水的广大土地，面对着滔滔江水，却无法灌溉，只有望洋兴叹而已。千古以来九洲江“滔滔江水空自流，昼夜悲歌唱不休”。

巫德椿同志认为必须发挥九洲江应有的作用，决不能让江水白流，一定要九洲江为陆川人民服务，因此从六四年起，便开始了他那著名的三斩九洲江行动，首先选定条件较好的伏波滩开始，他和当地领导研究，决定发动群众兴建滩面水坝，号召群众献石，发动一人一石运动：即每逢滩面圩，凡赶圩的，都要带来一块石头，放到工地上，这样建坝的消息便很快家喻户晓，也真的在河边堆集了不少群众送来的石块，随后便正式组织动工，用不多长时间，九洲江上便屹立起第一座拦河大坝——重力砌石坝。不久东西两岸的水轮泵站和一台40瓩的水电站也相继建成。水轮泵站的水泵昼夜不停地把江水送上两岸高地上，长期沉睡的九洲江，在巫德椿同志的引导下，开始苏醒了：每当雨季期间，洪水漫坝而过，那均匀微细的水珠，织成了一幅银白色的布幕：覆盖在坝面上，有声有色给伏波滩穿上了新装，“南国潭声今胜古”，伏波滩声今日更动听了。

滩面水坝建成后，接着又兴建良田桥坝，建坝之初，巫德椿同志便对有关人员说：良田自铁路建成后，在文里建了车站，良田街已扩展到河西岸去了，河东河西，中间隔着一条九洲江，往来多不方便，我们要有群众观点，建坝一定要考虑建桥，下面建坝，坝上建桥，桥坝结合，一举两得，由交通部门和水利部门协同计划。开工后，巫德椿同志，更是坐镇良田指挥，西岸的三个桥墩还是巫德椿同志亲自指挥施工的，他一身农民装束和施工员一道守在工地，指挥民工们清基下石，重现了他当年亲自率队冲锋陷阵的气概，故此当时良田地区流传着巫县长当施工员的佳话。不久桥坝完成，桥下抽水、发电，桥上行人走车；一桥飞架，东西相连。岂止东西相连，更主要的还是它已将党和人民的心连在一起了。现在每当晨光微熹，夕阳晚照，从桥上凭栏俯瞰，坝前水光山色，渔舟往还，波光鳞鳞，倒影幢幢，桥上车水马龙，行人如织，在这迷人的诗境中，可知当年曾有一位年过半百的县长在这些碎石乱土中，亲自施工来呢！

在建成良田桥坝后，紧接着又完成了飞鹅岭桥坝工程，在以后的十多年中，在九洲江河段上陆续兴建了大兴，大塘，大桥等七座拦河坝，现在九洲江已建有拦河大坝十座，建有水力发电站28个站，装机35台4616.8瓩，还安装有水轮泵28台，灌溉面积达一万五千多亩完成了开发九洲江的任务。

三、首先提出跨流域引水回陆川，凿文龙穿西山增加九洲江水源的办法。

九洲江开发工作正在实施的同时，巫德椿同志，便已经想到，应该设法加大九洲江流量，把九洲江的效能发挥到最